

〔意〕雷娜塔·维加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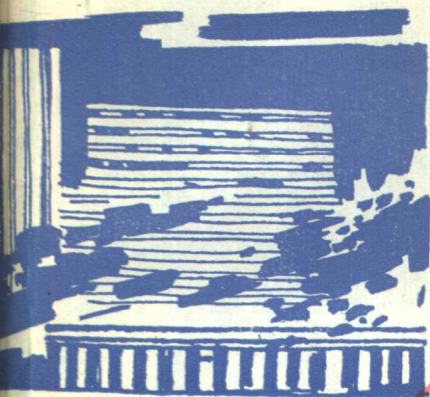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large, stylized blue line drawing of a woman's face in profile, looking down. Her hair is braided.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yellow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ing and looking down. A red circular library stamp is overlaid on the woman's face, containing the text '中华全国图书馆' (China National Library), '图书馆' (Library), and '女子图书馆' (Women's Library).

两个少女的故事

图书馆

4

I546.4
4



两个少女的故事

〔意〕雷娜塔·维加诺 著

翁本泽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两个少女的故事

[意]雷娜塔·维加诺著

翁本泽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 1/2印张 114千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300

书号: 10173·171 定价: 0.42元

第 一 章

十月的清晨，父亲送她到公共汽车站。

天气不很冷，但是潮湿而又阴晦。他们从一条隐在露珠闪烁的发黄草丛中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的羊肠小径，拐上被骡马蹄刨出许多石子的小路，然后走上泥泞的乡间土道。米兰达拎着一只用绳子捆着的手提箱——锁已经坏了。在向母亲辞行的时候，她哭了一阵子，不过现在已经好了，因为她自信，是自己愿意出门的。

父亲裹着一件旧外套，一言不发地迈着步子，这件外套从前是灰色或是草绿色的，而现在却已说不出是什么颜色了。大女儿进城去做女仆，他当然高兴不起来。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四周是一片光秃的荒山，只有山脚下有小块栗子树林，斜坡上有零零星星的贫瘠土地——石子多于泥土的地。虽说他有一份家产，但是几乎全部盈余都交了税，而家里又有五个张着嘴要吃饭的孩子，天天吃玉米粥也使他们感到害怕了。只有夏天，他把房子租给到郊外来避暑的人，才有一点收入，而在其他的时候是毫无收入，或者几乎没有收入。去年向他家租房子避暑的人——一位太太带着儿子和

女儿——劝他让米兰达给他们当女仆。

当太太、小姐和青年问他对此事作何打算的时候，他随口就答应了。母亲和米兰达也心满意足。不过当真要这样做的时候，却又感到懊丧起来。不过，一个人讲话要算数，要说到做到，何况太太又来信说，她在等着米兰达，现在已经不能变卦了。

“万一有什么——尽管写信来。”父亲说。

这就表示：如果你在那边觉得不合适，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家来。

米兰达只是点点头——她心情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不是因为她拎着手提箱要去过好日子，而是由于她听了父亲硬挤出来的亲切的话。

十月里天亮得很慢，房屋之间几乎还完全是黑暗的，而在广场上的小铺子里还点着灯。公共汽车停在车站上，已经作好开车的准备，从玻璃窗里可以看见裹着衣服、一动不动、好象冻僵了的乘客——他们好象已经在车上坐了好几年似的。只是由于司机和售票员还没有来——他们当然是进了小铺子，喝上一小杯葡萄酒好上路。米兰达和父亲也走进去，父亲叫了两杯咖啡，他们各喝一杯。咖啡几乎是冰凉的，又稀又淡，米兰达之所以喜欢，仅仅是因为她站在柜台旁边喝咖啡——这对于当地的妇女是一种很难得的享受。

这时候，在小铺子里喝咖啡的男人们，同父亲谈起米兰达的事情。一提到不得不离乡背井，离开父母儿女——不外出谋生就很难养家活口，——人人就不免一把辛酸泪，祈祷圣父和圣母，于是，大家就一起唉声叹气。后来，坐着的那

些人站了起来，司机说：

“开车啦。”

米兰达想吻一下父亲，但是她对这种温情的举止又不习惯，而父亲的脸上又露出一付严峻的、倔强的表情，可怜人在这种表情后面隐藏着激动和内心的痛楚，好象甚至羞于表达出相互之间亲切的情感。他只是轻轻地用手摸了摸她头上的花头巾，说：

“嗯，走吧，我的女儿。”

米兰达走上公共汽车，坐下来，把手提箱搁在自己的膝头。她向窗外看着父亲，他也在看着她，但是隔着一层蒙着水汽的玻璃，他们互相看不大清楚。米兰达想起，她甚至没有和弟弟们告别——他们还睡在床上——她想告诉父亲，请他向他们代为问好，也向妈妈问好，但是她的喉咙哽住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

父亲忽然裹紧外套，眼睛不看任何人，说了声“祝你平安”，用手指把帽子一推，就走了。天已经亮了，过了一会儿，他就消失在白色的浓雾中了。

发动机吼叫起来，一股汽油味，朝坐在机器旁边的人迎面扑来，使有的人感到轻微的恶心。接着，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开动了。和米兰达并排坐的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她几乎占了座位的四分之三，把她挤在边上；而对面是一位携带一个大包袱的神甫，他把包袱使劲地塞在她的脚下。米兰达不得不这样很不舒服地坐在车上——她盘着腿，因为她不敢把脚踩在他的包袱上，而她的胸部又顶着手提箱。她看着窗外。起初，窗外闪过熟悉的地方：这是礼拜天她到小村镇来

的时候，偶尔去散散步的街道，那是她和女友一起进去过的房子，另一座是她亲戚居住的房子。房子的门都还闭着，墙上因夜间露水未干，显出阴暗的样子。后来窗外的景色变了，眼前所见的一切对她都很新鲜。虽然，这景物和她出生以来所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外表都差不多，可是又各有各的特色。也是那样的街道，房屋，群山，但是已经不是她家乡的街道，不是她家乡的群山。

她一路上都这样坐着，盘着腿，免得踩脏神甫的包袱；而他看见了这一切，却连手指也没有动一下。那个胖女人也没有想要微微挪动一下。就这样，一直到了目的地，米兰达腰酸背疼，使她烦恼到了极点。奥莉加会到公共汽车站来接她——这是她的邻居，也是一个姑娘，进城当女仆已经三年了，一次也没有回去过。米兰达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请她来接她，但是现在她担心她不来，而她单独一人在这迷宫似的街道中，是找不到路的。这些街道的房屋紧紧毗连，在公共汽车开过去的时候，它们从窗外闪过。幸亏奥莉加来了，但是米兰达没有立即认出她来。原来这姑娘留起了长长的象铜丝一样粗硬的浓发，脸孔也不那么柔和了。奥莉加先喊她，米兰达拎着手提箱从踏板上滑下来，终于站到了地上。刚下车的时候，她一步也不能走——稍稍动一下，两只脚就象被无数的针刺着一样。

她们面对面地站着，互相看着。奥莉加询问了家里人的健康情况，米兰达一一作了回答。过了一阵子，她们又觉得没啥可谈的了。

“我两条腿坐得发麻，”米兰达说。

奥莉加笑了笑，说：“把辫子剪掉。”她看看米兰达那乌黑的、但在太阳下晒得褪了色的、扎得很紧的辫子，一本正经地说：“你的头发需要电烫。你的头发不浓，如果烫得卷起来，就更加好看了。”

这对于米兰达并不是什么刻不容缓的事情，只不过为了取悦于奥莉加，她微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咱们就走吧？”米兰达说，“这是我东家的地址。”

“这不远，”奥莉加把米兰达从口袋里取出来的信看了一下，回答说。“我们先不忙去，先到我那里，吃了中饭我送你去。”

“他们在等着我呢，”米兰达畏葸地说。但是奥莉加皱起眉头，摇摇她那金属丝一样的头发，说：“叫东家等一下，不碍事。你以后就会明白，这是些什么东西！当他们到我们那儿去避暑的时候，他们是一付脸孔；而当他们雇你当了女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付脸孔了。这一切我全都经历过——就象苍蝇落入蛛网一样。在那边山里，脸上挂着笑容，讲话一股亲热劲，而在这里……你自己会清楚的。”

米兰达拎起手提箱，她们就在长长的柱廊下面走着。

“城里也不怎么漂亮，”米兰达心里想，她微微有点头晕。“尽是房屋和街道——也和小村镇一样，只不过它大十倍，百倍，如此而已。”她突然为离开家而感到无限的后悔。不如上阿尔采山打柴，不如到泉水旁挑水……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在这里，在这光秃的墙壁、紧闭的窗户、匆匆忙忙奔波着的陌生人的中间。

“我不多久就离开了东家，”奥莉加说，“在一个好心

的太太家里找了间房子，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地打零工。至少晚上你是自由的，你爱上哪儿就上那儿，你高兴就去跳舞，高兴就去看电影，谁也不会说你半句。”

她们拐进一条胡同，后来又拐进另一条胡同。这些她们一走进去就闻到一股潮湿气味的胡同，是如此狭小，从灰色的天空吝啬地射出的日光，照不到下层房子，从窗户里可以看见亮着的电灯。

“这里好象已经是黄昏了。”米兰达说。

奥莉加在一座不美观的房子前面停下来。她们走进漆黑的走廊，顺着梯板已破损的坏楼梯上去，一盏满是灰尘的电灯，微弱地照着楼梯道。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煮白菜的刺鼻气味。

奥莉加敲敲门。给她们开门的是一个大白脸的胖女人，长着一双象黑炭一样的黑眼睛，一头也是这样乌黑的头发。

“进来吧，”她说，却站在原地不动，用自己的身体堵着门口。“这就是你的女伴？”

“见鬼！”奥莉加说，“艾尔米尼亚太太，您不让开，叫我们怎么进得来呀？”

那女人终于闪开身，她们走进一个半明不暗的大房间，这里是一片乱七八糟。但是，奥莉加毫不迟疑地把米兰达带到房间中央的帷幔边，撩起它，帷幔后面放着一张铁床和五斗柜。

“这是我的房间，”奥莉加说，“我在这里很舒服。”

她们三人坐下来喝白菜汤，奥莉加和米兰达上楼梯的时候，就闻到了它的气味。由于暗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艾尔米

尼亚太太就打开台灯。在灯光下，她的脸显得更白，头发却显得更黑了。尽管米兰达有点腼腆，在她面前有点胆怯，但她的目光还是没有从艾尔米尼亚太太的身上移开。

“你怎么这样看着我？长得漂亮，是吗？”艾尔米尼亚太太说了一声，就放声大笑起来。

米兰达涨红了脸，低下头，吃起热气腾腾的菜汤。她肚子不饿，但是不好意思不吃。她在吃白菜汤的时候，连嚼也不细细的嚼，省得过于闻到这股气味，这股气味使得她快要呕吐了。但是她顺利地把一份汤吃得一千二净，轻松地把空盘推了出去。

“现在，”奥莉加说，“我出去一下。等一会儿我回来叫你，咱们一起上电影院看电影去。到傍晚的时候，我再带你到应该去的地方。那还早得很呢。”

她穿上短上衣，涂了口红，就出去了；可以听见她的高跟鞋在楼梯上的碎步声。

米兰达帮忙收拾餐桌，自告奋勇地去洗涤餐具。这于艾尔米尼亚太太，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做完这些事情之后，米兰达在旁边的一条凳子上坐下来。她很疲乏，对于这种昏暗感到很不舒服。奥莉加能早点回来就好啦。她心里老是反复地念叨着。艾尔米尼亚太太再也不去注意米兰达了，她自个儿在房间里来来去去地踱着，自言自语地讲着，好象房间里就她单独一个人似的。米兰达带着某种发愁的心情想着，以为她把她忘了。但是艾尔米尼亚太太并没有把她忘掉，她终于停止踱步和独白，在米兰达对面坐下来，用乌黑的大眼睛凝视着她，开始把她从脚到头地打量了一番。

“如果你以为，奥莉加真的会来叫你，那你就错了，”她突然开口说，“奥莉加这个时候外出，就是去找她的情夫。”

艾尔米尼亚太太拿出一付纸牌，洗了牌，把它分摊在桌子上。

“坐得近一点，”她吩咐说，米兰达就拿起凳子来到她跟前。“现在我来给你算卦，我们看看你的运气如何。对你当然是免费的。站起来。”

恰巧这时候有人敲门，艾尔米尼亚太太出去开门。进来一个消瘦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姑娘。在她和艾尔米尼亚太太之间，马上发生了粗声粗气的争论，一会儿工夫就变成争吵。

消瘦的女人用刺耳的嗓门大嚷大叫着，用不堪入耳的言语责骂艾尔米尼亚太太，后来那个小姑娘也上来骂她，一句接一句，骂不绝口。别看她年纪这样小，可是一点也不怕这个脸肥体胖的女人，而且似乎还准备咬她一口，活象一条尾巴给人踩了一脚的蛇一样。

米兰达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小妹妹。一个叫马莉娅，一看见陌生人脸就涨得通红，脑袋低垂到胸口，并会在这一姿态中发愣；另一个叫卡尔拉，当避暑的人住在他们家里的时候，就甭想叫她待在家里：早上一起床，就跑进菜园或树林，直到吃饭或睡觉的时候才回家。但是，眼前这个小姑娘用又尖又细的嗓门叫嚷着，讲了许多不礼貌的、骂人的、侮辱性的话——总之，差不多和她的母亲一样粗鲁和无礼。

艾尔米尼亚太太也不甘示弱。三个人越骂声音越响，各

人骂各人的，谁也不来听对方讲些什么，气得恨得全身发抖，急于把积在胸中的一切，一下子都倾倒出来。房间里一片吵嚷声，大街上想必也可以听到。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前来看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使米兰达感到十分惊奇。

“滚开，滚开！滚出去！”艾尔米尼亚太太大声喝道，“要不我就把你们推下楼梯！”

可是消瘦的女人和小姑娘回答说，需要推下楼梯赶走的不是她们，而是她这个坏透了的女贼。

“把你的脑袋在水龙头下面一放，马上原形毕露！”小姑娘用刺耳的尖嗓门嚷道。

“把鼻涕揩揩干净，小糊塗！”艾尔米尼亚太太反唇相讥，“告诉你娘，叫她把你教得象样点。”

在这一场争吵中，米兰达只听懂最后这几句话，其余的尽是些乱七八糟不能见人的话：又是什么陈年老帐，什么造谣中伤，阴谋诡计，乱搞私情等等。

消瘦的女人和小姑娘终于走了。在楼梯上还听见她们余怒未消地嚷了一阵子，后来一切归于寂静；在经过震耳欲聋的吵吵嚷嚷之后，这种寂静显得是无法形容的。艾尔米尼亚太太坐下来，臂肘支着桌子。她呼哧呼哧地喘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发出嘶哑的声音。米兰达感到害怕：如果这个大块头女人突然死去，她又不能离开这里，难道就得在昏暗中陪伴这具尸体？但是，过不了几分钟，艾尔米尼亚太太完全恢复了常态，她喝了一杯葡萄酒，对着镜子梳了头，又若无其事地拿起纸牌算起卦来了。

奥莉加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她对自己说话不算数、这么晚才回来，连表示歉意的话也不说一句，就同艾尔米尼亚太太窃窃私语起来，神情显得兴奋而又开心。米兰达从凳子上站起来，说：“咱们走吧，奥莉加，已经很晚了。”

但是她们两个人都没有理睬她。现在艾尔米尼亚对奥莉加讲起了争吵的事情，用刻薄和挖苦的言辞把那女人和小姑娘描绘了一番。

“奥莉加，已经很晚了，”米兰达又说，“东家可能以为我不会去了。”

“我马上就走，”奥莉加嘴里这样说，可是却站在那里不动，而艾尔米尼亚太太继续用那种和她的白脸孔一样令人讨厌的高嗓门，滔滔不绝地讲着，好象永远也讲不完似的。

米兰达拎着手提箱，站在离那条讨厌的凳子稍远的地方，她在这条凳子上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她已经什么也不想说了。艾尔米尼亚太太终于不作声了。奥莉加说了声“走吧”，使得米兰达如此地感谢她，仿佛对方送给她一件礼物似的。走出大门，她们发现天在下雨，她们俩谁也没有雨伞，沿着黑暗的街道旁边那在雨中闪着亮光的人行道走着，衣服也湿透了。稀稀落落的路灯，照着污浊的水洼。到处可以听见从排水管里传来的流水的响声。

“我们走到了。”奥莉加看看门牌号码后说。

“谢谢，给你添麻烦了。”米兰达说。但是在灯火通明、漂亮而宽敞的前室里，她迟疑起来了，用恳求的眼光看

着奥莉加，问道：“你不能陪我一起上去吗？我有点害怕。”

奥莉加笑了起来。

“请吧！我跟这些高贵的东家打交道是毫不费力的，我对他们才随便呢，他们全是一丘之貉，这些人我很清楚，都是些坏透了的人。”

她果断地走上楼梯，米兰达跟在她后面。

她们在每一层楼上都要站下来，看看门上的号码。她们越往上走，电灯光就越暗。在最高的一层楼上，电灯光暗淡到连金属门牌上的字母也看不大清楚。

“就是这里，”奥莉加说。她按了电铃，发出长时间的急促的铃声，使原来已经胆怯的米兰达完全局促不安了。

前来给她们开门的是皮埃拉小姐，她还是和夏天住在别墅里的时候一模一样：洒着香水，涂着口红，指甲是惊人地又红又尖。

“啊，是你，”她说，“妈妈一清早就在等着你啦。进来吧。”

她回转身，走进房间。她在前室镶木地板上走着，慢腾腾地，屁股一扭一扭地，一只脚跨在另一只脚的前面，几乎成一直线。她开了门，喊道：“妈妈，米兰达来了！”接着，她向站在门口的两个姑娘微微回过头来，示意让她们进来。

奥莉加先进去，高跟皮鞋无所顾忌地在地板上笃笃地响着，而米兰达跟在她后面，几乎是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的。

“她是今天早上到的，待在我那里，”奥莉加声音过响地作了解释，“母亲有一些事情委托她办，天黑前脱不开

身。”

奥莉加和皮埃拉小姐面对面地站着，互相对视着。她俩的嘴唇都涂着紫红色的口红，眉毛都拔得变成接到鬓角的两条细线，暗淡苍白的脸色也使她们具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皮埃拉小姐的烫发不象奥莉加那样粗硬，自然地垂在脖子上的卷发，每走一步就微微颤动起来。

“得啦，得啦，”皮埃拉小姐心不在焉地说，接着又喊：“妈妈！”

收音机的声音从半开着的门里闯进前室来，在敲打乐器的野蛮伴奏下，萨克索风^①如怨如诉地吹奏着曼声的乐曲。

“好极啦，”奥莉加说，皮埃拉小姐也点点头。

她俩的肩膀、两膝和全身都和着喘急的、切分音的音乐扭摆起来，接着又合着节拍弹着舌头。她们忘掉了米兰达，她瞪起蔚蓝色的眼睛，惊奇地望着她们，直到音乐在最高潮的曲调中突然中断，她们才想到了她。

“我是米兰达的女伴，她的同乡，”奥莉加说，“不过我在这个城里已经生活很久了。今天是我到公共汽车站去接她的，她还是初次进城，人地生疏么。”

小姐看看米兰达可爱的面貌，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就在这时候，太太走进房间。

“来啦？这可太好啦。”她说，“这是谁？皮埃拉，你送米兰达到她房间里去，难道你没看见她手上还拎着手提箱么！你妈给我捎鸡蛋来了吗，米兰达？明天早上我再把我们家里的规矩跟你说说。你来了，我很高兴……”

^①一种吹奏的铜乐器。

太太急急忙忙地说着，毫不停顿，一下子脸朝这个，一下子脸朝那个，也没等别人回答。米兰达已经准备走了，她才问道：“你吃晚饭了吗，米兰达？”

没有，米兰达还没有吃晚饭。她大清早五点钟起床，她在小铺子里喝的又稀又淡的咖啡，以及艾尔米尼亚太太的菜汤，没有填饱肚子，而且相反，好象还把肚子向下拉，好象空虚是有重量的，象一块石头。她想起了家里烤的面包，想起了微微提起发面桶盖子时发酵面团的气味。但是她没有勇气承认她肚子饿，于是她答道：“是的，是的，谢谢！”

她暗暗希望奥莉加能出面说两句。

但是奥莉加顾不得她：音乐又响了，她听着音乐，全身一摇一晃地扭摆起来。

“美妙的布基—武基舞曲①，”皮埃拉小姐说。她也那样有节奏地扭摆起来。

“喂，走吧，皮埃拉，不要再什么布基—武基了。”太太说。

这是一个非常刺眼的直线型的神经质的矮小妇人——笔直的鼻子，扁平的嘴巴，直竖的眉毛——使她的脸具有如此冷漠、轻视和威严的神态，连奥莉加也不敢表现自己的自以为是的态度，一步一步地退到门口，说：

“喂，我走了。麻烦您啦。如果太太答应的话，礼拜天下午我来找你，米兰达。”

在奥莉加走后关上门，皮埃拉小姐领着手老是在拎着手

①一种古老的非洲舞蹈的乐曲。

提箱的米兰达来到餐室。在这里还没有收拾的桌旁，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全身灰色——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留着浅灰色的头发。在他坐的那一边，用一块绿色的布遮着电灯泡；米凯勒先生在一个机关里当会计，他的眼睛有毛病，怕强烈的光线。

“这是米兰达，爸爸。”皮埃拉小姐说。

他从正在看的那张报纸上抬起头，亲切地眯起眼睛，带着疲乏的笑容说：

“很高兴。我希望，你觉得很好吧，亲爱的？”

躺在安乐椅里的鲁泽罗，也埋头在看报纸。他只不过从报纸上抬了一下眼皮，说：

“你好，米兰达。”

米兰达胆怯地打了招呼，她本来已经很腼腆了，现在更加忸怩不安起来，因为她不知道手提箱该往哪儿搁。

陈设华丽、洁净明亮、倾泻着水晶玻璃枝形吊灯光线的宽敞餐室，在米兰达眼里就象神话般的美丽。这个在山窝里长大的姑娘，惊讶地向四面八方张望着。她特别喜欢放着亮晶晶的大高脚酒杯的玻璃橱，以及擦得发亮的地板。一头门通厨房，那里一片漆黑，和灯光通明的餐室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即使在大白天，厨房也一定是很暗黑的，因为除了一个嵌着不很透明的厚玻璃的天窗之外，那里没有窗户。和厨房相毗连的是一间天花板倾斜的小房间，一边是如此低矮，一个小窗户几乎和地板一样高。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在墙上和梁上投下大影子。一张铁床，一只瘸腿的小柜子和一把椅子，就是这个房间的全部摆设。可是，